

· 我与天津中医药大学征文 ·

我与天津中医药大学

吴 奇

《史记》上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时间飞快逝去，母校天津中医药大学已经 50 岁了！回首往事感慨良多。

记得 1977 年恢复高考，我这个“老三届”考入了天津医学院中医系，那一届只有 30 位同学。1978 年下半年，文革中暂停招生近 10 年的天津中医学院恢复了，我们全班转入了新恢复的天津中医学院，成为了天津中医学院恢复后的第一届。当时，天津中医学院使用的校舍是位于西湖村的河北大学北院后面的旧址，校舍破旧，条件比较艰苦，学生上课学习的环境与老师的居住条件远不如现在。但是老师和同学，在打倒“四人帮”后重新进入正规医学院校学习，都热情高涨，同学们勤奋学习，老师们也非常认真教授我们这些不同年龄层次的同学。我们这一班 30 人当中，最大的 1946 年出生，而最小的 1959 年出生，相差 13 岁。同学之间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对疑难课题共同讨论，学风非常醇厚。班主任董凤英老师对大家关怀备至，照顾大家的学习、起居，经常告诉大家：要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造福人类的好中医。”魏玉琦教授、刘公望教授、石琢莹教授等老师，博学多才，循循善诱，至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毕业实习期间，在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得到了戴锡孟教授、石学敏教授、邱德久教授等许多老师的言传身教，至今记忆犹新。在毕业后，我留该医院的内科急症，师随牛元起教授，他深厚的《内经》、《伤寒论》功底，至今令我佩服不已。作为七七届留在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唯一的一个年轻医生，他对我的培养和教育非常严格，他要求在提及中医经典如《内经》、《伤寒论》时，要能够他说上句，我答出下句，他也经常出一些临床上的难题，让我分析，再为我纠正。他对我如此严格的言传身教，对我日后去美国教书、行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8 年，一个特殊的机会，应美国旧金山中医大学邀请全家移民到美国，至今已整整 20 年了，而我从天津中医学院毕业到现在也已经 26 年了。在美国的教书、行医的 22 年生涯中，我和我的夫人欧葆津在世界高科技最集中的地区——加州矽谷（硅谷），在苹果电脑公司旁边，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建立了被认为是加州最具规模的中医诊所，也成立了学术组织——世界传统医学联盟，经常举行学术报告，邀请世界各地专家来讲学。

我和我的父亲吴连胜先生，在世界上第一次将《黄帝内经·灵枢·素问》翻译成了英文，并在 1998 年出版。在美国的 20 年中，我取得了 3 个不同的东方医学博士学位和医学哲学博士学位，写了很多论文，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出版了两本学术专著包括《中医太极观》和《头皮针小脑新区》（与林学俭教授合著），现在正着手写一本新书《太极针灸》。

在加州，目前持有美国加州执照的针灸医师多达 13 000 余人，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也有本地培养的医学菁英。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医，很多是上海、北京、辽宁、四川、广

东、浙江等名牌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博士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但是在这个“中医群英会”中,我还是被当地的中医界及广大民众公认为是加州最成功的一个中医学者和医生。

饮水思源,我之所以取得目前一点点的成绩,与母校的栽培、各位教授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每当别人问我哪里毕业的,我都很自豪的说,我是中国天津中医学院毕业的。

与 30 年前刚刚恢复的天津中医学院相比,现在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条件真的是不知好上多少倍,我很希望在校学习的学弟、学妹们,一定要珍惜现在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学习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注重实践,因为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而良好疗效的取得在于有坚实的理论功底与过硬的技术。

古诗云:“但见古月照今人,不见今月照后人。”我们都会走入历史,但中医这条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代医学大师智慧经验汇集而成的长河,依然会生气勃勃,长流不息。过去的几千年来,中医是附属于造福于中华民族的,现在,中医就应当不但属于中华民族,而且要属于并造福于全世界。让我们团结起来,不论在国内、国外,一起来钻研、弘扬这个宝贵的医药宝库,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更灿烂的光辉!同时祝愿母校在校长张伯礼院士的领导下,不断继承创新,取得更大更多的学术硕果,培养出一大批的中医科研教学、临床人才,造福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

作者简介:吴奇(1948-),男,祖籍广东宝安客家人,美籍华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山湾区著名中医师,美洲中医学院教授,美国中医骨伤研究教授,1967 年始学中医,1982 年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1988 年赴美,1992 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取得东方医学博士学位,1993 年任世界传统医学联盟主席,同年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近年来有学术论文、著作及译著多部,包括《中医太极观》与其父吴连胜先生合译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汉译英)等,2000 年获美国 AGU 大学中医哲学博士学位,并获英国剑桥“20 世纪杰出学者奖”。

校庆感言

内龙道 (Gunter Neeb)

我曾经到过 20 多个国家,学过几种语言,但是中国和中文始终是最熟悉且有感情的。中国这么大,能在一个地方一待就 7 年,应该算得上特别的缘份吧!天津就是这个地方,而天津中医学院(现已是天津中医药大学)就是我在天津期间的“家”。

我自幼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但那时认为学习中文和远赴中国仅是个遥远的梦想。直到稍长时对本草植物及自然疗法有所研究,以致于由此引发对中国医药学的浓厚兴趣,因此,赴中国学习中医也由梦想变成了行动。为能够直接用中文研读中医古代典籍,我先到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学习繁体中文。由于希望能尽快用“原文”阅读我最喜爱的文学著作之一《道德经》,我的“求读心切”成了一种强大的动力,使我有